

李春波老师《滋味童年》一书共分三大块,第一编“乐呵童年”,重点写他童年时期在老家胶州玩过的各种游戏。推铁环、挤油油、摔碗碗、叼幺鸡、打懒老婆、打茧儿、擦滑等等二十四种游戏,基本是我童年时在老家玩过的。

读着李老师写的童年游戏,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又回到童年,当年的场景又历历在目,像电影画面般浮现在眼前。因为有亲身经历,更因为李老师写得有滋有味,边读边联想自己小时候是怎样参与这种游戏的,有很多细节难以忘怀。读到精彩处,我时常忍俊不禁,甚至笑出声来。

《滋味童年》第二编“原技原味”,这些文章在结集出版之前,通过微信公众号我都细读过。初读时,我感觉他比较注重追本溯源,注重程序和过程的描写,这样写很可能会冲淡散文的文学味道。殊不知,李老师为了体现“原技原味”,早有通盘考虑,写第一篇时就确定了这部分的写作路数,以便于结集出书。

李老师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幽默风格,《推碾是个体力活》《推水磨是个苦差事》《白富美的豆腐》《难忘的“粪”斗史》《糕,高,年糕的高》《始皇教俺腌咸菜》,不用读正文,仅从这些风趣幽默的题目中,便能大概领略到李老师的文风。

他自己童年时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写起来自然驾轻就熟。由于他采用的是幽默风趣的行文笔调,所以读起来特别轻松舒然。这部分的12篇文章内容不同,并不具备古典章回小说那样的整体性,但李老师在篇章末尾,基本上都借用了说书人惯用的承上启下的衔接词,制造一个悬念,给人一个阅读期待。当时我在微信朋友圈里,曾被引诱着像追剧一般,连续跟读了他的一系列文章。今天再读,实际上是一种复习、一种重温。

工笔细写“原技原味”,有利于民俗风情的保存和传承。大概李老师写作这一部分文章,目的正在于此。从文章中可以真切体味到当年农村孩子生活中的五味杂陈,也很难不联想到自己的童年生活。

李老师在《滋味童年》“引子”中自谦地说:“由于文学性不强,很多篇章看上去更像是一份份说明书。”其实,在“乐呵童年”中,他描摹和再现的,更多的还是童年游戏中的“趣”,是农村孩童的苦中寻乐、苦中作乐,是天趣,是童趣,是乐趣。如果看作“说明书”的话,也是一份兴趣盎然的“趣味说明书”。而“原技原味”部分,凸显的则是当时农家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咸,各种滋味都饱含其中,可谓“多汁多味”。艰难岁月不言苦,万千滋味在心头。每个“过来人”读过之后,都会有大体相仿的体会。

《滋味童年》第三编“遗风旧俗”,首篇便是《醉人的年味儿》。这篇文章沿袭了第二编部分文章的行文风格,不仅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而且有的还用上了十一到十五。这或许是旧时过年过程很长,要延续到正月十五才算真正谢幕的缘故吧。洋洋洒洒数千字,从备年到过年,既写出了故乡过年的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又写出了自己过年的不同时段的不同感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可谓一幅浓墨重彩的旧时乡村过年风情画卷。第二篇,题目是《出门儿》,这是过年的延续,至此,年味余韵,依旧袅袅。接下来的《生日蛋》《全家福》《写给娘的信》《正宗的粽子》《端午碎想》等篇什,单就行文风格而言,或许更像是普遍意义上的散文,写尽了作者的心中情、无限意。但同为青岛所辖区县的乡下人,我更看重的是《特色的乡音》和《常用的土话》两篇,阅读这部分内容,等于间接地听到了既熟悉又久违的乡音。

青岛一带的方言,脱胎于胶辽官话,与胶东东部以及鲁中、鲁北、鲁西南等地的发音和语调明显不同。读到《常用的土话》一篇时,我决定不将其当成一篇文章通读了,实际上它也不是一篇完整的文章,而是一些胶州方言土语的有序排列。

掩卷沉思,李老师写作《滋味童年》一书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一个远在省城工作和定居的游子以老年之躯和少年之心用乡音乡韵唱乡情吗?这肯定是不全面的。我觉得,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还原童年记忆中的乡村旧事,对渐行渐远的农耕文明,作个无奈的揖别,留个深情的念想。

最好的回味和纪念便是传承。李老师的《滋味童年》一书,不仅是我们回味故乡、反刍童年滋味的一个范本,更是对民间地域文化的一种绝佳保护和有效传承。

作者简介:李皓,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济南市作家协会理事。

《文艺评论》投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请在标题中注明“《文艺评论》
投稿”。(2000字+短视频评论)



「文化
青岛」



趣味·滋味·回味 —— 李春波《滋味童年》读札

◆ 李皓

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时隔二十五年近期重映,有年轻观众形容:如坐针毡,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可以间隔出一代人,影片节奏和剧情不为Z世代共情共鸣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强大的班底,用心的制作,知名的演员,能否托得起单薄的剧情,确实值得商榷。

电影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花样年华》的制作班底的确集合了非常强大的技术力量。美术指导张叔平是港岛业界权威,总是力求在完美契合时代背景的前提下,用造型设计的手段发掘演员最为惊艳的一面。影片中出现的二十多件旗袍,据说都是铜锣湾朗光时装店的师傅制作,张叔平再对细节一一修正。而这种对美的认知和追求,在他与王家卫合作的《一代宗师》中华美绽放,获得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服装设计奖提名。

值得一提的还有影片配乐。作为影片主旋律的略带爵士元素的华尔兹音乐,出自日本音乐家梅林茂之手。他曾参与中国导演张元《周渔的火车》、张艺谋《十面埋伏》、张之亮《慌心假期》等影片的音乐制作,后者曾获得中国台湾金马奖最佳原创音乐奖。2020年他与陈冲导演合作的《世间有她》以抗击新冠为故事背景,梅林茂标志性的钢伴弦乐与易烊千玺不着痕迹又发自肺腑的表演丝丝入扣,将“暂别竟成永诀,日常瞬间无常”这一主题诠释得动人心魄。

对细节的精益求精和一丝不苟是王家卫导演的一贯风格,电视剧《繁花》据称为高度还原时代背景,曾面向社会征集道具,主演胡歌捐出自家的老式缝纫机助阵。2000年在戛纳首映的《花样年华》更是如此,有一场周慕云与苏丽珍在餐厅吃牛排的戏,苏丽珍不自量力地要了一点黄色芥末酱。调味的辣与心里的苦交织在一起,她不得不叉起大块牛排用力咀嚼,吞咽下去。这个有点破釜沉舟意味的动作,与苏丽珍高耸的云鬓,精致的旗袍,端正的坐姿形成强烈反差。影片中的餐厅,是位于香港兰芳道的金雀餐厅,开在1962年,恰好是电影故事开始的年份。男主人公周慕云,现实中的原型是香港作家刘以鬯。20世纪60年代,他辗转至吉隆坡谋生,高峰时同时为13家报馆写稿,一天写13000字。周慕云也曾远走南洋,也是在一个雨夜,在报馆接到苏丽珍那通欲言又止的电话。“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他一直在怀念过去的一切。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会走回早已消逝的岁月。”王家卫把刘以鬯原著《对倒》里的话打在银幕上,不了解这段典故的观众可能会有些懵懂,但能够接得住王家卫这只“书袋”的人也许会生出几分怅惘,在这个飘着细雨的南洋午夜,电话那端的周慕云,到底有没有真想“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走回曾经一起避雨的屋檐下,还是只是让别后岁月的齿轮如常转动?

无可否认,演员们的表演完成度非常高。梁朝伟和张曼玉都是演技和颜值双在线的演员,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演绎得非常到位。老牌影星潘迪华饰演的来自上海的房东孙太太,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潘迪华1950年15岁时从上海到香港,2000年演出这个角色的时候,已是65岁。她得体的装扮,文雅的做派,亲切的态度,传递出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对上海这座曾经的远东第一大城市的观察和想象。

然而,对观影者来说,无论张曼玉美出天际的二十五身旗袍,还是梁朝伟那句“如果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又或者慵懒爵士与摇曳身姿的天作之合,都是锦上添花之物。这部一个半小时的电影留给观众的,似乎是男女主人公的欲言又止,相互试探,以及在逼仄楼道里的贴身避让,还有欲走还留时的衣袂飘飞。影片除了画面、音乐、细节的精益求精,还借鉴了西方悬疑影片的技巧,如此极尽表达之能事,聚焦的是如何将“暧昧”情绪进行曲径通幽的探索和淋漓尽致的表达。

如此一来,就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首先,一部电影不像一件瓷器或者首饰那样,只要足够美就可以。如果它不能像《我和我的祖国》那样具有直击人心的力量,不能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带领人们追问历史真相,不能像《我不是药神》那样专注社会现象推动制度进步,那么它就是有欠缺的。即便它每帧镜头都可以入画,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但是因为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缺乏对“普世价值”或者“普世道德”的关注,这些精工细琢会失去内核反而更加令人遗憾。

第二,《花样年华》重映重点推介的“导演特别版”是否能与前面剧情贯通吻合?影片从原来的98分钟延长至103分钟,增加的5分钟是2000年首映时未采用的一段胶片,表现周慕云与苏丽珍在千禧年的香港街头便利店里迟到的拥吻。如此一来,前一个半小时刻意营造铺垫的画面、氛围、情绪包括节奏仿佛被一笔勾销,这个反转实在仓促,并且多余。

电影重映与小说再版类似,经典当然可以重温,但更应该珍惜和提倡的是崭新的创造力和随之而来的蓬勃的生命力。

作者简介:媒体特约撰稿人。

